

執紼接智井人無知者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  
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  
亦可乎

王漢忠所部無盜 宋史

王漢忠字希傑太宗時出知襄州為左屯衛上將軍有識略軍  
政甚肅每行師詰旦必行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  
不貸於所部無盜

王濟救焚獲賊 宋史

王濟字巨川太宗時遷光祿寺丞改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著  
巨倨責陵下濟未嘗撓屈成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為盜  
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思得數輩并所盜物即  
擒之送其軍太宗大悅

林興祖具盾 宋史

林興祖字宗起英宗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同知黃巖州事三  
年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為之魁遠至  
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贖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  
四五十人為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  
其眾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  
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  
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賊  
者乃鞠之款成友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頃史來  
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  
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至正八年特旨遷為道  
州路總管行至城外撞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



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與祖聞即  
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  
破賊與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即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  
千錠且取郡樓舊桐板為盾日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  
喜遂留為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為大軍且  
至中夕遁去

張養浩感盜元史

張養浩字希孟英宗時游京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  
為禮部令史後為丞相掾選授崇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  
恙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二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叅者曰彼皆  
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  
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

李稷元史

李稷字孟龜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泰定帝時中進士第  
授州判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飢旱朝堂以賑之  
已獲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稷疑其為非督弓兵擒之果  
盜隣村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

瞻思元史

瞻思字得之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  
于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群籍汪洋茂衍見諸  
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為鄉邦所推重延祐初詔以  
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瞻思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  
翰林學士承旨劉廣叅知政者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  
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虎臺春遇優渥時倒刺沙柄國



西域人多附焉瞻思獨不往見倒刺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詔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瞻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旨曰卿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艱不赴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憲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勸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聽瞻思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為非道瞻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職夜遁會有詔勿遽問懲黜杖其私人及分巡雲南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

以去遠藩為之震悚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瞻思乃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為邊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置紹熙宣撫司三年除僉制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問都轉運監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制右郡縣無敢為貪墨者復以制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為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玉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為令

宇文公諒免科 元史

宇文公諒字子貞文宗至順年間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衆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築



免科省臣從之

劉德溫罷役寬民 元史

劉德溫字純甫文宗天曆中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羅糧民以價不時得遙相觀望德溫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為弊者罪之於是糧不踰期而集轉大司農丞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溫欲考訂典禮集為成書未畢俄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溫為政二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深漆二水為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

張楨聽斷鬼訴 元史

張楨字約中順帝元統元年舉進士後除高郵縣尹門無訟

其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從之人以為快守城十戶狗兒妻崔氏為其婦所譖雷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辜人以為神明焉

王都中剖析 元史

王都中字元俞順帝至元中以父功授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聘貽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為披故牘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

罪



盧琦破賊完邑 元史

盧琦字希韓順帝至正二年登進士第遷永春縣尹始至賑饑  
僅山橫斂均賦後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  
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攷文風翕然鄰  
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  
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  
因立馬喻以禍福眾皆投刃槩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  
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至正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  
相枕藉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  
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  
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  
爾眾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

賊邪且彼寇方將虜掠我妻子焚毀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  
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為憂因踴躍爭奮琦密以破  
賊大破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一  
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  
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

劉秉直襲賊 元史

劉秉直字清臣順帝至正八年為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  
敷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  
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  
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  
命尉襲之果得賊于汴遂正其罪

月魯不花請輸民便 元史



月魯不花字彥明順帝時為吏部侍郎適朝廷有建議欲於河  
間長蘆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魯不花即為書具言其非使  
言入中書忤議者遷工部侍郎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擁  
拜謝曰微公言吾民其斃矣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邇京畿  
除保定路達魯花赤陞辭詔諭導切保定歲輸糧數十萬石於  
新鄉苦弗便月魯不花請輸京倉以便之俄除吏部尚書保定  
父老百數詣闕言乞留監郡以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

成遵備禦元史

成遵字誼叔順帝時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久而不決  
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各當其罪未幾無遺  
事至正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為汚寇所殘燹  
後死於兵燹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

小遺遺遵言者臣僚軍儲鈔萬餘募勇敢之士具戈船械以  
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眾會省臣出師  
遵攝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為  
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防禦之備甚至  
稱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

蘇天爵釋疑獄元史

蘇天爵字伯脩順帝時為南臺監察御史常德民宣甲莫乙江  
石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許甲  
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  
與仇葉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東得觸鱗然屍與仗皆無有而譚  
証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  
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安



他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况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

萬里古恩擊賊以衛臺治元史

萬里古思字善卿順帝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掌魯花赤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抗縱其軍鈔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萬里古思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萬里古思名聲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繼萬里古思為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為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嬰之永康東陽萬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時以平權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

鄒白頰感舉元史

鄒伯頰字從吉為建寧崇安縣尹崇安之為邑別其土田之田都者五十五都之田上送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下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運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頰曰貧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籍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為四方最邑有宋趙抃所斲金溝溉民田數十畝歲久溝堙而田廢伯頰脩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累石以為固溝悉復抃遺跡而田為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偽鈔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害伯頰



捕訊得其狀即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偽造之連逮無濫及崇安  
者於是行省帥府御史憲府咸舉其能選調漳州路判官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一

臣門

忠直

公忠正直者

禽息擊闕 新序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闕腦乃精  
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  
化

晏嬰不回 新序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劔入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楛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不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劫以兵而失其志非勇也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之不回也崔子遂舍之

季冶致祿國語

魯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迨追而子之璽書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祿也又何謁焉子治歸致祿而不出曰使子欺君謂子能也能而欺君善取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叔孫婞不履左傳

魯昭公二十三年叔孫婞如晉謝取邾之師晉人執之欲治其罪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婞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曰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君皆相執馬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彌牟聽其辭而怒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馬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



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弗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羅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屈廬下恐新序

魯哀公十六年楚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將殺之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人臣之禮也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勝乃內其劍

周舍鄂鄂之臣史記

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趙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華裸饋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

數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楊震飲耽後漢

楊震字伯起安帝時遷司徒內寵始橫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深疾之詣闕上疏論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極言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太史言星變逆行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更有恚恨之心於是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



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醪而卒露棺道側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震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之枉下詔祀以中牢特人立石為象於其墓所

劉陶奏疏 後漢

臣聞天子尊嚴帝時拜侍御史鉅鹿張角為託大道妖惑小民

臣奉直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帝殊不悟乃以次弟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



日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

謝弼陳事 後漢

謝弼字輔宣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靈帝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對策除郎中時青蛇見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蛇者陰氣所生鱗者兵甲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徊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幃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尨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接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各延太后幽隔空宮然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當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

君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求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子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朱雋辭副董卓 後漢

董卓擅政以朱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獻帝時及關東



兵威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  
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為已副使者拜雋辭不肯受因曰  
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舉臣不見其可也使者  
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  
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  
臣之宜也使者曰遷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雋曰  
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

劉翊不避權勢

後漢

劉翊字子相家世豐產能周施不有其惠常臥疾不屈河南尹  
种拂引為功曹陽翟黃綱恃獻帝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  
營植鄴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別  
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明有之  
則被侮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  
翊言遂不與之

賈逵著械

魏書

賈逵字梁道漢獻帝特為丞相曹操主簿操欲征吳而大霖雨  
三軍多不願行操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  
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王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  
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章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  
事操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  
吏以逵主簿也不即着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  
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着械適訖而操果遣家中人  
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

田豐說紹不聽

魏書



田豐後漢獻帝時袁紹別駕曹操自東征劉備田豐說紹襲操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操至擊破備奔紹

陳矯亮直 魏書

陳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懸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帝憂社稷問矯曰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張昭止哭 吳書

吳主孫權初兄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况今大政竟就遂封狼滿道乃欲衰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法上馬使出巡軍

顧雍見信 吳書

顧雍仕吳為丞相平尚書事吳主孫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教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懼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張昭盡節 吳書



張昭字子布吳主孫權拜昭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彰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實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維儀然臣愚心所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王彬數敦晉書

王彬字世儒晉元帝時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

故伯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嫌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晚之有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敦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敦以親故容忍之

何充不黨庾冰晉書

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謀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



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一朝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觀升平之世帝有慙色

陸納忠亮 晉書

陸納穆帝時拜尚書令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王坦之毀詔 晉書

王坦之為侍中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

之曰天下宜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

徐胤止枯夜政 晉書

羊祜字叔子武帝時在江東頗出破漁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發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

齊從直言 晉書

後涼主呂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

李績直言 晉書

前燕主慕容儁謙羣臣於蒲池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潯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建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



嘗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曠亡以來孤鬚髮中白  
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曠定何如也左長史李績對曰先  
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雋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  
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躋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  
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  
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  
損焉顧謂曠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戒之

陳元達謹言 晉書

陳元達字長宏前趙主劉聰時為黃門郎在位忠謇屢進諫言  
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劉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及  
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臣  
可沐也

世宗適可汲黯之秦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  
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推  
尚周履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

曹莫正言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議立太子於東堂季龍謂張豺曰吾欲以絕灰  
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  
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  
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  
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  
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  
后

劉穆之陳奏無隱 南史



穆之字道和宋武帝時為琅邪府主簿後遷尚書祠部郎在  
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  
一二以屬帝帝得人間委密消息以視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  
游坐客區滿在二日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  
親昵短長皆源泰無惡人或譏之穆之曰我家公恩義無惡諱  
此非謔所以台廟視公叛也

穆昭燒車 南史

穆昭字彥宣宋明帝時人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昭  
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傳為成安郡以一目眇召為國  
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 佳問訊昭昭問曰  
司空今日何在責曰奉命在齊大司馬 昭正色曰不知以  
家司 齊一 家物與一 家亦復何謂彥回 從 客滿坐 昭

敬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被獨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  
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朝  
顯之壽彥回性好戲 公軼車給之昭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  
令人見索火燒之馭 奔車乃名

董 慧 南史

齊晉三子 董 慧 討君側母阮同產弟于瑤之馳  
言明 董 慧 之 事 法 三 向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  
者惟一 董 慧 之 事 法 三 王玄凱知其豫于慧之謀執之  
僧 慧 之 事 法 三 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  
行 五 五 不 依 矣 願 至 主 人 大 斂 畢 退 就 湯 鑊 雖 死 猶 生 玄  
數 美 之 子 慧 子 昭 基 九 歲 以 方 二 寸 綃 為 書 參 其 消 息 弄  
錢 以 五 百 以 金 假 人 崎 嶇 得 至 僧 慧 親 書 對 錢 曰 此 郎 君 書 也



悲慟而卒

虞仲遺直南史

虞仲領右軍齊明帝立仲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  
立事示仲以仲舊人引參佐命仲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  
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  
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

謝朓不解璽南史

蕭道成宋順帝時為驃騎將軍鎮政選謝朓為長史道成方圖  
禪代欲以朓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朓論魏晉故事  
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昔魏  
有勳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  
大行於後身此而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道成不

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  
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朓高帝曰殺之  
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鄭紹叔見賞南史

鄭紹叔為衛尉卿忠於事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為梁武帝言事  
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  
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紹叔  
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  
已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



高允犯觸北史

高允字伯恭後魏太武時為著作即與崔浩同述成國記於是  
浩前使人誥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太武  
之疑漸減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  
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  
之所坐若更有餘數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致死帝怒命介  
士執允景穆太子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  
竟族滅餘比之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于忠貞固北史

于忠字思賢弱冠拜侍御中散魏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  
臣左右多以微過得罪忠補直少言終無過誤孝文帝拔武騎  
將軍因賜名登賢遷在中郎將領直後元禧之亂車駕在外

起倉卒忠曰臣父為命必死忠曰臣亦死忠曰臣亦死忠曰臣亦死  
刑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官正撫其言三皆差差人意見并無  
名登誠為美稱熙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臣之誠亦以名  
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被為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  
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祥前謂  
遇曰殿一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  
既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  
備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  
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  
不免不爾王不能殺

李瑒言鬼教北史

李瑒字珣羅魏孝明時太師高陽三雍表薦瑒為友以時人多



絕戶為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  
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  
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  
教之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  
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  
靈太后雖以瑒言為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

羊深斬使 北史

羊深魏孝莊帝時除太府卿初尔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  
為太山太守性羸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傳書  
指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帝乃下詔與書

盧辯抗言 北史

盧辯字季真以好學博通經籍為太學博士魏節閔帝時

人屬高歡起兵信都既破尔朱氏遂鼓行指洛陽  
勞之於鄴歡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歡怒曰  
我舉大義誅群醜車駕在此誰遣尔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  
歡異之捨而不逼

趙剛投刀 北史

魏孝武帝與高歡構隙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未  
及發而歡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  
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為忠臣可  
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眾赴關右

柳虬正議 北史

西魏安定公宇文泰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告乎朝曰廢  
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



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  
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威政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責  
此外非安定公而誰泰乃今太常盧辯作詰喻公卿

盧勇守法北史

盧勇字季禮赴晉陽齊神武高歡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榆  
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僣不  
錄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  
勇懷懷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

樂運直對北史

樂運字承業性方直未嘗求媚以人臨渴公唐瑾為之自柱國  
者已為樂運所劾樂運曰前代孔穎且云前代武帝多被樂運所劾常事  
樂運直對曰臣在官時嘗聞人言曰樂運直對也

樂運字承業性方直未嘗求媚以人臨渴公唐瑾為之自柱國  
者已為樂運所劾樂運曰前代孔穎且云前代武帝多被樂運所劾常事  
樂運直對曰臣在官時嘗聞人言曰樂運直對也

庾質止伐北史

庾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  
子郎隋煬帝大業初授太史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  
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  
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三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  
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  
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



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  
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獲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對稱執  
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刺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楊  
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  
為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  
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  
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  
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  
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

高

及天下

帝不悅特使廢齊色甚又起長城之役  
太常丞李懿曰周大元以好樂而亡廢監不遠安可復  
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頗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  
國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剛  
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訕謗朝政誅之

崔暹實對不疑事文類聚

齊崔暹為文襄親遇薦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  
襄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  
暹說子才長此皆實事不為癡也

戴胄削臺唐書

戴胄字玄胤太宗時檢校吏部尚書貞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  
政進爵郡公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臺私外



莫知太宗嘗謂左右曰嘗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  
惟其忠槩所激耳

蔡廷玉不屈唐書

蔡廷玉與朱泚同里開玄宗時泚為幽州節度使奏著幕府廷  
玉有沈略善與人交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  
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  
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突虜兵多地險然非求安計一日趙魏  
反嗾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割多難可勒勳鼎豈若何泚  
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因勸泚入朝泚將  
行謂被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獄餘出之謂  
曰而亦悔乎廷玉曰道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後蔡滿  
其問曰能省過否不爾是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不能公行如

顏真卿公直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代宗時為尚書右丞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  
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  
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

段平仲論奏唐書

段平仲字東庸德宗時為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嘗曰帝聰明  
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默爾使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  
會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諱  
被選同得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以歸在測未言事  
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雜以它語平仲錯五不  
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養黃向惺後歸趨降招之乃得去



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為諫議大夫憲宗使吐突  
承璀討鎮州亟疏諍不可及遂無功又請斬之再遷尚書右丞  
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雅其敢直言

杜佑保藩不廢唐書

李藩字叔翰德宗時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  
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  
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  
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  
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  
始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  
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遂遣藩  
入帝室其狀說曰是置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

張名振事懷光唐書

張名振事懷光為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  
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大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  
更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為是資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  
名振以賊疆須蓄銳俟時誘為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  
求此何邪不急攻此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也  
使左右拉殺之

袁高良臣唐書

袁高字公願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  
祀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祀當國矯誣  
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祐失守天下疣有朝廷不  
實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



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  
使陛下越在草莽群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兩耳  
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朕  
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  
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  
罪不宜授刺史願間外廷并赦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  
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  
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書動  
疑自是陛下下一良臣宜加優禮

陳京極奏盧杞 唐書

陳京字海書德宗時權左補闕帝以京為饒州刺史京與趙  
...

京字海書德宗時權左補闕帝以京為饒州刺史京與趙  
京字海書德宗時權左補闕帝以京為饒州刺史京與趙  
京字海書德宗時權左補闕帝以京為饒州刺史京與趙  
京字海書德宗時權左補闕帝以京為饒州刺史京與趙

李絳抑王播 唐書

王播憲宗時為鹽鐵使而事月進李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  
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憲宗曰  
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

烏重胤叱兵 唐書

烏重胤字保君憲宗時少為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  
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確將圍之以告重胤乃縛從  
史帳下士持兵合譴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欽  
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



李藩止錡無相唐書

李藩字叔翰憲宗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河東節度使王錡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錡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遂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德寢

鄭覃抗論無隱事文類聚

鄭覃唐穆宗時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覃與同僚更諫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覃乃曰朕之過矣臣下盡規忠也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

鄭畋守職唐書

鄭畋字有融遷右拾遺權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畋畋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伴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

李邵疏劉蕡對策唐書

李邵文宗時進士擢河南府參軍事見劉蕡對策嗟伏以為過當是董時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畏中官睚眦而不敢取士人讀其策至感梁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廿有二人皆冗凝常務類得優調邵曰蕡逐我留吾類其意



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  
能言言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  
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  
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黃比有司  
謂普為切左右畏近臣銜怒熾多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  
窮禍起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  
良之說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  
言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普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軒必  
雖心書其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為古一普不卒死天下必曰  
陛下直結離海內忠義  
擇其善人心一程無以  
言賢良奈人言世

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  
能言言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  
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  
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黃比有司  
謂普為切左右畏近臣銜怒熾多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  
窮禍起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  
良之說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  
言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普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軒必  
雖心書其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為古一普不卒死天下必曰  
陛下直結離海內忠義  
擇其善人心一程無以  
言賢良奈人言世

張仲方疏奏其寃 事文類聚

唐文宗初張仲方少朗秀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  
善後為全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  
理甘為吏支郎中

元行欽忠義 五代史

元行欽忠義 五代史  
京唐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謂元行欽曰卿等  
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  
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  
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髮



斷髮直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  
平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  
判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嗣源見之罵曰我  
兒何負於爾行欽腹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  
市市人皆為之流涕

蕭韓家奴竭忠遼史

蕭韓家奴字括寧聖宗太平中補祗候郎君道宗清寧初封韓  
國公歷南京統軍使北院宣徽使封蘭陵郡王九月上獵太子  
山聞重元亂馳詣行在帝倉卒欲避于北南大王院與邪律仁  
先執鬱固諫乃止明日重元復誘奚獫夫來韓家奴獨出  
曹去順効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為福獫夫抄仗  
蕭韓家奴前都點檢封荆王賜資忠保義奉國勳人立亂功

蕭韓家奴上書力言其冤不報

有龍代坦余史

有龍字舜卿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  
之死人不敢言其冤有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  
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為天子將兵書奏  
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有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議  
臣從坦寃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

徐鉉忠臣宋史

徐鉉字鼎臣仕南唐主李景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為吏  
部尚書太祖時命曹彬將兵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  
令賢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止令賢勿令東



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後兵爾奈何止之煜  
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宜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豈顧  
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  
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  
曰臣為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

陳恕執奏宋史

陳恕太宗時為工部侍郎每使殿奏事帝或未深察必形請  
恕斂板收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  
奏終不敢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

謝德權善奏宋史

謝德權真宗時為提點京城倉草場會有兇人劉確僧澄種  
...

狀乃具德權曰必欲鳴大臣邪若使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  
何以使三臣下何心事君信命曰德權所奏甚善真宗乃可之

揚偕直諫宋史

揚偕字次公仁宗時累官至侍御史為三司度支判官時郭  
... 願得與道輔等皆賤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為后偕復  
上疏諫止

王太尉薦寇準 事文類聚

宋太尉王旦薦寇準為相準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  
長宋真宗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  
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矣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



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田天錫極言治體事文類聚

宋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二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蔡齊正言宋史

蔡齊字子思仁宗時為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章獻皇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閣門趣百官賀齊更臺史母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

唐介進言宋史

唐介仁宗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為之

曰... 宋史... 介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介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因事... 介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治平四年召為御史... 中丞... 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 臣既伏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俗之... 術安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 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

張昇不擇言宋史

張昇字杲卿仁宗時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 昇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為一婦人謂... 得志將不滅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 昇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



包拯言正儲位宋史

包拯仁宗時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張昇孤立宋史

張昇字杲卿仁宗至和二年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汴言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下乃孤立爾當為之感動

王復闔門皆被殺宋史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高宗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引兵圍徐州復與南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師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後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朝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復闔門皆被殺宋史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高宗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引兵圍徐州復與南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師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後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朝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陳亨祖舉家死節 宋史

陳亨祖淮寧大豪也高宗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邪魯以其城來歸命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海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

趙師禎斷臂 宋史

趙師禎理宗時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智勇可用屬制軍器會寇逼尤溪令師禎統卒數百往戍既行大害于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壯之賊兵至師禎迎敵于林檎身為先鋒戰十餘合賊至益衆師禎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禎以右手拔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遁師禎仰天大呼曰師禎國死於此矣遂沒焉

胡斌僵立 宋史

胡斌為殿前司將官童德興提禁旅戍邵武江閩寇作知邵武有備不敢犯會招捕司檄德興稟議獨留兵將弱卒數百留中理宗紹定三年盜衆大至勉將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其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千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屍僵立移時始仆

王鄭盡忠 宋史

王佐在理宗寶祐二年利州堅守孤壘降將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罵之永忠流涕而退初隆慶教授鄭炳孫不從南永忠降先縊殺其妻女亦朝服自縊詔獎諭佐進官一秩炳孫贈



郎直秘閣仍訪其子官以文資

劉趙誓守文州 宋史

劉銳理宗時為文州太守趙汝暉為通判相誓死守更迭出戰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才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忘城垂陷汝暉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事聞立廟

姜才不降 宋史

姜才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度宗時為通州副都統時淮多健將然號雄無踰才者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至臨陣軍律凜然其子當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為敗也拔劍馳逐幾殺之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為先鋒過其妾所乘舟眾見之懼曰步

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元帥戰揚子橋日暮兵亂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明年正月宋亡二月閣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奉使于召伯堡未幾幼主至瓜洲才與李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幼主逃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木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認之降才不聽阿木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卧内執之以獻阿木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為慢言阿木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



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术怒局之

馬陞奮立 宋史

馬陞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為名將而陞與其兄堃特顯度宗咸淳中入朝而宋亡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陞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鑿馬坑斷嶺道大兵攻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陞陞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陞發弩射之攻三月陞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城東隅稍卑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灌攻東門破其外城陞閉內城城守又破之陞率死士巷戰刃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噴時始仆州人立祠以為神

妻軍自焚 宋史

江砂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  
部將... 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河足攻圍之十餘日妻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開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妻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密佑請刑 宋史

密佑度宗咸淳十年為江西都統大元丞相伯顏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東下朱禔孫遣高世傑取鄂州阿里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荆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



黃萬石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鄉義兵千餘人盡以屬祐十一月大兵至隆興繼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淮賢坪兵來呼曰降者手關者手佑曰關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而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力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遂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與歸隆興元帥宋都謂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語侵繫師變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屏曰汝行乞於市第六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張順如生 宋史

張順如生 宋史 隆興時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聞知其否也一水司清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懸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各船置火槍火炮藏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石出江以紅燈為識張貴先登順發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即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鉅橫棹數百轉戰百二十里蔡明底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斂奠立廟祀之

張貴力戰 宋史

慶宗時襄陽被圍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其守貴恃其



號勇欲還却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  
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鑼數十里列撤星椿雖魚蝦不得度  
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還郢還報計發兵五十駐龍尾洲以助  
夾擊刻日既定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衆  
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船  
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  
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以困  
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  
命降卒四人昇尸至襄冷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  
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家立雙廟祀之

李市等自死

宋史

宋幼主德祐元年十月大元兵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李市

大小戰數十合力盡將破羊關門死  
事家自焚帥司叅議楊寔及幕屬陳億孫顏應焱等皆從  
死

孟采呼廟

宋史

大元軍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曰孟采謀舉兵事世被執至  
文虎詰其謀逆孟采詬曰賊臣負國辱恩共危社稷我  
室之胃欲一刷宗廟之耻乃更以為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  
采朝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采至此都人真  
不隕淚既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李守忠死

元史

李守忠太祖時知平陽府事金統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  
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粱師潰入城平



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  
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惡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  
死

石天應飲血 元史

石天應字瑞之太祖時為陝西河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天應  
分兵四出悉定葭綏之地一日謁木華黎論以進取之策天應  
還鎮召將佐謂曰吾累擢等留也於此今聞河東西皆平川廣  
野可以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為何如或諫曰河中雖用武之  
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  
恐貽噬臍之悔天應曰葭川正通御延今郡已干延不孤立若  
後國書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木在河南此州  
路險地僻轉餉甚難河中雖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

於今兩連同華地五千餘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饒  
十老耄將至一旦卧病床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  
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是吾志也秋九月遂移軍河中既而金  
軍果潛入中條襲河中天應知之先遣饒將吳澤伏兵要路澤  
旁而嗜酒是夕方醉卧林中金兵由間道已直抵城下時兵燭  
後守具未完新附者爭從而去敵乘隙入天應見火舉知敵已  
入奮身角戰左右從者四十餘騎皆曰吳澤誤我或勸西渡河  
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吾違衆而來此事急弃去是不武也  
縱太師不罪我何面目以見同列乎今日惟死而已汝等勉之  
少頃敵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

石珪蒸死 元史



石珪太祖時為東平兵馬都總管山東諸路元帥領兵破曹州  
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絕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  
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為人誘以名爵欲使揖珪憤然曰  
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能受封他國邪假我一朝當縛爾以  
獻金主大怒蒸殺于市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杜兗州  
祀焉

哈刺普華托夢元史

哈刺普華世祖時為宿衛後轉廣東益運使右丞唆都督兵征  
占城交趾屬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鐘等據  
絕石灣其鋒銳甚哈刺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傷  
步隊斃數十人勇氣蓋厲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高  
遂不為遂遇害于中心獨是夕其妻希召特勅代其告曰

張德劉聖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  
來雖督戰云

居誼自焚元史

邊不詳為宋將守新城世祖時丞相伯顏統大兵至今萬戶帖  
木兒失刺列沙洋所敵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  
心不附居誼邀呂文煥與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其總  
管黃淵諭城出降即受招討使佩以金符令呼城上軍其部曲  
即縱城下居誼邀入城悉斬之其副都統制任寧亦降居誼終  
不降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之拔餘衆三  
千斃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

褚不華賊鬻元史

褚不華字君實沈默有器為泰定帝累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



淮東未幾陞副使汝穎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為  
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  
城相倚角為聲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撓之罪朝廷錄其  
功陞庶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智勇與咸戰輒勝賊憚之號曰  
劉鐵頭不華頗賴之總兵者聞不華劾已益恚嫉乃檄甲別將  
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乃掘塹相銜捷水寨以  
圍我既而天長青軍叛普顏帖木爾所統黃軍復叛賊皆挾之  
來攻不華知事危退入哈刺章營賊稍引去乃出抵楊村橋賊  
奄至殺庶訪副使不達失里啖其屍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  
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沐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據  
運駐兵沐陽淮安倚其芻餉而赤鯉湖為賊據沐陽之路又絕  
賊計以成可取進柵南墳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會

不華急都不花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餘里不  
食且絕元帥吳德瑋運糧萬斛入河竟為賊所掠德瑋僅以身  
免賊與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屯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  
出凡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  
切草木螺蛤魚蛙燕烏及韃皮鞍韉韋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  
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撤屋為新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  
盡城陷不華猶獨西門力闢中傷見執為賊所醫次子伴哥  
刃護之亦見殺時順帝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淮者  
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余闕孤軍血戰元史

余闕順帝時為同知副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  
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



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至正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汚陽陳友諒自上將直擣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負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達其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金鼓聲震地闕分哨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門戶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皆死

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萬餘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刺墮清水塘中闕妻邪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

張桓鐵漢元史

張桓字彥威父木知汝寧府因家焉順帝時桓為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入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簿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父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為帥弗聽囚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捧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誓死爾厲且屢唾賊



西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

李黼父子罵賊元史

李黼字子威順帝時為江州路總管討賊有功行省上功請拜江西行省叅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獨孱旅新誠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平章政事充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趨起未敢進轉攻東門黼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

李齊碎膝元史

李齊碎膝元史

李齊順帝元統元年進士第知高郵府張士誠為亂陷興化縣所南行省以左丞與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甓社湖夏五月乙未賊數入城一譟呼而省憲官皆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連興化接得勝湖舟艦四塞募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給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益辯說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繕飾計耳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為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槌碎其膝而尚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秦不華沒海上李黼隕



九江洎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喜同一門死義元史

喜同周姓順帝時初為後官衛士素稱其才選充承徽寺經歷再調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洶洶俄而賊鋒抵南陽南陽無城無兵賊入之若虛邑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悉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大司農錢木尔以兵駐于諸葛菴為賊所襲死之賊遂棄銳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賊賊凡數百賊知無後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投賊寨馬蹶喜同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為他賊所

二十餘人

顏瑜大詬元史

顏瑜字德潤堯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也以行誼用舉者為郎及陽曲兩縣教諭順帝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山東瑜携家走避城遠遇賊以刃來脅瑜曰尔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尔書生吾不尔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尔賊何主帥邪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罵瑜大詬曰尔大元百姓天下亂募尔為兵而反為叛逆我賊可斷豈能為尔罵旗從逆乎賊以槍刺瑜至死罵不絕口其妻子皆為所害

楊樸倒懸元史



楊樸字文素早以文學得推擇為吏順帝特為滁州全椒縣尹  
滁界廬江廬江陷於寇滁人震動行省叅政也先總兵于滁不  
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輪寇入縱火猶張燭揮杯急踰城  
出走樸度必死乃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  
女示曰我已戕我身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乃連唾之賊繫  
樸倒懸樹上而割其肉至盡猶大罵弗絕

伯顏不花的斤戰死元史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順帝時為江東廉訪副使守信州至正  
十八年二月陳友諒弟友德營于城東繞城植木棚攻我獲  
又遣偽萬戶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給忽都不花等  
與奉國相見則兵變可解忽都乃花信之率則忠等十人  
奉國相見則兵變可解忽都乃花信之率則忠等十人

伯顏不花的斤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伯顏不花的斤謂  
誘十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  
罪斬之由是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夏四月有  
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來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  
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爾偽詔乎呼者曰  
我主聞信州久不下知尔忠義故來詔尔徒守空城欲何為邪  
海魯丁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偽使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的斤  
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時軍民唯  
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又殺老弱以  
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賊皆  
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  
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額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席閩出降



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其部  
將蔡誠盡殺妻子及將廣奮力巷戰誠遇害死廣為奉國所執  
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為忠死不為降生汝等草中一盜  
爾吾豈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有陳受者信小民  
也伯顏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募為義兵尋戰敗為賊擒痛罵  
不屈賊焚殺之

聶炳支解 元史

聶炳字韞夫順帝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至正十二年  
遷知荆門州淮漢賊將俞君正合兵來攻荆門炳率孤軍奮  
血戰獲絕城陷為則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斷  
其脣而支解之

李羅帖木兒舉家死節 元史

李羅帖木兒者時為襄陽路達魯花赤時襄陽中興已廢  
李羅帖木兒次潛江縣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  
子計堂主等是日脯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咬住等軍  
各當一面不能救李羅帖木兒被重創墜馬哈失力使去曰吾  
死報國汝無留此馬哈失力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李羅帖  
木兒被執賊請同為逆李羅帖木時怒罵之遂遇害馬哈失力  
歸家奴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沒于陣舉家死者

劉濬割舌 元史

劉濬字濟川順帝時調建江縣學善郡巡檢至正十三年江西  
賊帥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之有源與連江接壤勢將迫  
濬妻真定史氏故相家女有才智濬曰事急矣可聚兵以  
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珍寶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之決旬間



衆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濬拒之辰山三戰三捷  
俄聞福州陷衆多潰去濬獨帥健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陣斬  
前鋒五人賊兵大至鏖戰三時頃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  
被獲濬忿賊手大罵賊縛濬階下先斫手一指罵彌厲再斫一  
指亦如之指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濬色不少變罵聲猶不絕  
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斂濬屍瘞之

王伯顏死節元史

王伯顏字伯敬順帝時知福寧州賊自邵武間道徧福寧乃與  
益州阿撒都刺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五柵伯顏  
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伯  
顏麾下唯白挺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獲反顧賊以長鎗  
擊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故此州那可無我公

善說可乎伯顏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善當也  
善反乎善怒叱左右溢以跪弗屈遂囚之伯顏爵舌出血雲  
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殺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  
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雲擊雷掃汝輩小醜將無遺種爾敢爾邪  
賊亦執阿撒都刺至善厲聲責其拒明誓不能對伯顏復唾善  
曰我殺賊何言非邪我死當為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  
涌白液如乳暴斃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既殺阿撒都  
刺欲釋相官之柩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  
官邪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為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  
顏既死賊時觀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  
乃望空誓曰王川尹王川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特賊正祠神  
觀紅衣軍未以為偽帥康將軍孟姓逆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表



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以平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一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二

臣門

忠義上

盡忠報國合於義者

石碯殺子 左傳

魯隱公四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  
殺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  
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  
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



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以平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一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二

臣門

忠義上

盡忠報國合於義者

石碯殺子 左傳

魯隱公四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  
殺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  
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  
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